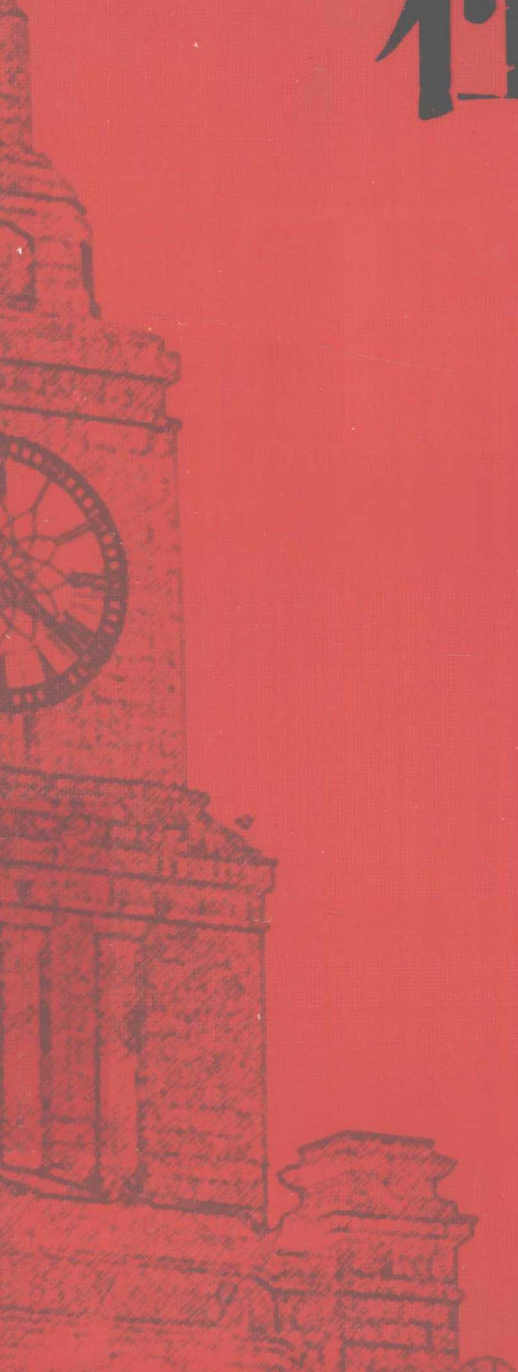


# 租界

高仲泰 著



中西書局



# 租界

中西書局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租界 / 高仲泰著. —上海: 中西书局, 2010. 11

ISBN 978-7-5475-0165-8

I. ①租… II. ①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85455 号

---

---

# 租界

高仲泰 著

---

责任编辑 李 梅

装帧设计 梁业礼

出版发行 上海文艺出版(集团)有限公司([www.shwenyi.com](http://www.shwenyi.com))  
中西书局

地 址 上海市打浦路 443 号荣科大厦 17F(200023)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图宇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5.5

字 数 450000

版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75-0165-8/I·039

定 价 38.00 元

---

# 目 录

|            |     |
|------------|-----|
| 第一章 .....  | 1   |
| 第二章 .....  | 31  |
| 第三章 .....  | 54  |
| 第四章 .....  | 74  |
| 第五章 .....  | 93  |
| 第六章 .....  | 115 |
| 第七章 .....  | 136 |
| 第八章 .....  | 159 |
| 第九章 .....  | 179 |
| 第十章 .....  | 203 |
| 第十一章 ..... | 224 |
| 第十二章 ..... | 244 |
| 第十三章 ..... | 263 |
| 第十四章 ..... | 283 |
| 第十五章 ..... | 306 |
| 第十六章 ..... | 326 |
| 第十七章 ..... | 347 |
| 第十八章 ..... | 366 |
| 尾 声 .....  | 399 |

## 第一章

这一天的清晨，谢晋元率领四百多名士兵进驻苏州河边的四行仓库。

自 1937 年夏季发生在上海的淞沪会战，已延续了几个月。其酷烈程度，远远超过 1932 年那场 19 路军抵抗日军侵略的恶战。大上海的空气里弥漫着硝烟和血腥的气味。

但此时的苏州河却是静悄悄的，没有月光，没有风，阴沉的河面波澜不惊。河道两侧泊满了各种各样杂乱的船只。暗淡的桅灯就像是点点萤火。偶尔有一艘早航的小火轮驶过，噗噗作响，烟囱冒着墨汁似的黑烟。上海滩高高低低的建筑群，笼罩在一层淡淡的雾霭中。外滩那些坚硬石块砌成的欧式大楼在曙色中露出傲人身姿。第一辆电车“叮叮当当”地响起，照例这个时候，纺织厂、面粉厂会响起上海人称之为“波罗”的汽笛声，这是在召唤工人们起床上班。由于战争，租界之外的工厂不是被炸了，就是给军队做了阵地，因而那悠长、凄厉的汽笛声几乎成了绝唱。只有在租界内的工厂里，偶尔会响一下，可那声音战战兢兢的，像一个病人有气无力地喘着气。

在谢晋元进驻四行仓库之前，88 师全师在昨天深夜悄然从闸北撤退了。没有人觉察到这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连日本人都蒙在鼓里。战场局势的演化表明，战局开始变得对中方不利。日本军队攻陷了中国军队一个又一个阵地。但日本人不奢望顽强的孙元良部在闸北会最后不战而溃。侵华日酋松井石根已调集军队，准备在闸北大战一场，啃下 88 师这块硬骨头。

国民党 88 师中校团附谢晋元是昨晚接到进驻苏州河畔的四行仓库、死守闸北的命令的。师长孙元良告诉他：日军突破大场，中国守军全线崩溃，战况告急。在上海市区，中央作战军只剩下闸北这一块最后的阵地。

谢晋元听一愣，稍稍迟疑了一下，庄重地点了点头，表示坚决服从命令，但心里却顿感焦灼而惶惑。四行仓库是 88 师的师部。当 1937 年淞沪会战爆发，六十余万国军与三十余万日军对阵上海时，闸北战场是淞沪血战最早打响的地方。以孙元

良为师长的第三战区 88 师，一直守卫在闸北地区。88 师打得很英勇，屡次重创向闸北发动猛攻的日军。8 月下旬，日军在宝山长江沿岸登陆后，淞沪会战的重心北移，88 师与日军对峙达两个半月之久，始终未让日军前进一步。日本在上海的大亚广播电台在广播中咬牙切齿地称 88 师为“闸北恶狼”。

虽然这是日本人恶毒的咒骂，但孙元良确实像只凶狠狡猾的狼，既勇猛又机灵。淞沪会战之初，88 师的指挥所设在中山大道 31 号桥附近的观音堂，那里不仅不隐蔽，而且各界人士频频前来探访慰问，中外记者更是川流不息。观音堂的热闹，丝毫不亚于过去香火旺盛的时候。孙元良是黄埔一期毕业生，入日本陆军士兵学校学习第 21 期炮兵科。1932 年“一·二八”上海淞沪战役爆发时，他任国民革命军第 259 旅旅长，率部成功击败日军，确保了庙行镇阵地。此役被当时国际间评为“国民革命军第一次击败日军的战役”。孙元良也因此战擢升国民革命军第 88 师中将师长，并荣获宝鼎勋章。

这热闹的现象引起了孙元良的警觉，进出的人又多又杂，难免有日本人的探子混迹其间。开战后第三天的黄昏，他便悄然离开指挥部，次日便将师指挥所秘密移往苏州河边的福新面粉厂内。指挥所刚刚撤走，日本兵舰上的火炮便对准观音堂轰击，观音堂中殿的观音菩萨像被炸得粉碎，残壁上还插了好几枚没有爆炸的炮弹。事后，孙元良不禁暗捏一把汗。

当天，日本大亚广播电台和日本人办的报纸《上海日日新闻》、《上海每日新闻》就刊登出 88 师师部被日军炮弹击中，师长孙元良等被炸死的消息，整个上海都震惊万分。几乎是同时，孙元良在观音堂接待了几家报纸的记者，其中包括上海发行量最大的报纸《申报》和《字林西报》的记者采访。孙元良谈笑风生地陪同大家参观了变成一堆碎泥块的菩萨像，被炸塌大殿的残垣断壁，以及插在残壁上没有爆炸的炮弹。孙元良说：“日本人偷袭 88 师的指挥部，是在我意料之中的事。我早就想到他们会来这么一手。可惜他们失算了，看来我孙元良命不该绝，活下来要和倭寇拼个鱼死网破。”

其后，88 师指挥部与日军像在玩捉迷藏，日军的炮弹总是如影随形。有时，孙元良会故意摆出迷魂阵，让日本人上当，徒放一阵空炮。日本人发觉后，又恼又恨。孙元良最后转移到四行仓库，那里靠近租界，相对安全一些，但对外始终以观音堂为联络场所。

现在，师部又要从四行仓库撤出，仅派谢晋元率一个加强营驻守。那么，师部又要转移到何处去呢？整个 88 师在闸北又是如何布防呢？

孙元良看出谢晋元心存疑虑，便平静地说：“晋元，大场失陷，使得中央作战军陷

入四面被困的境地，退路随时都有可能被日军切断，如不及时撤出，几十万官兵就面临着被合围的命运。作为军人，你我都看出情况大为不妙。”

“是的，我一听到大场失守的消息，第一个反应就是你刚才说的，中央作战军有陷入重围的可能。”谢晋元长期任 88 师司令部中校参谋，他对淞沪战场的态势洞如观火，他接过孙元良的话头说。

“所以，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不得不下令，中央作战军马上放弃从北站到江湾之间的阵地，向苏州河沿岸江桥镇至小南翔一线撤退，与左翼作战军一道，进入内浏河、徐家行、广福、陈家行、北新泾一线 35 公里长的第二线防御阵地。”

“那么，我们师的去处何在呢？既然要我带一个加强营固守四行仓库，说明 88 师要和大部队脱离，继续留置在闸北，是不是这样？”

“你说得一点不错。”孙元良双目炯炯地看着谢晋元说，“根据原来的撤退计划，我们 88 师也将向北新泾一线转移。但后来情况有变，蒋委员长亲自给顾副司令打电话，下令他部署 88 师留守闸北沪宁铁路车站至苏州河北岸一带阵地。”

“乡下人不识走马灯，我给闹糊涂了。”谢晋元用他的广东国语说道，“大部队都撤走了，蒋委员长为何要让 88 师在闸北孤军奋战呢？整个师将进退不得，孤立无援。长官，恕我直言，这样的部署势必造成 88 师寡不敌众，孤立无援，其结果不用我说了。”

“不，蒋委员长自有他的道理。”孙元良说，“10 月底，九国公约签字国的代表将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会，蒋委员长对这次会议寄予厚望。希望国际上有人出来替中国仗义执言，制止日本的侵华战争，对日本进行制裁。为了使中国在这次会议上占上风，也表示中国抗战的决心，他尽量要稳住上海的战局。即使上海不支，起码也要在上海市区保持最后一块阵地。这就是委员长要 88 师留置在闸北的原因。”

“可大场丢失后，闸北阵地侧背完全暴露，88 师必须调整态势。长官，我冒昧地问一句，这态势如何来调控呢？”

“调整态势，这是一定的。现在我们整个 88 师的官兵生死都捆在一起了。我不必瞒你，都可以告诉你。”孙元良走到军事地图前，指着说，“委员长的意思，要把部队化整为零，守备市区坚固建筑物及郊区大小村庄，寸土必争，并伺机游击，尽量争取时间，唤起友邦同情。”

谢晋元皱起眉头，沉吟说：“长官，既然你信任我，把委员长的部署告诉我，我斗胆要说一句话，这个部署非常不妥。说得不太好听，这是将不会游泳的人往河里赶。”

孙元良也对蒋介石的部署存有想法，听谢晋元这么说，他顿时有了兴趣。他知

道谢晋元不仅为人坦率,而且才具佼佼,是军中有名的智多星,便鼓励他说:“晋元,这里没有外人,你有什么话,尽管说。”

“闸北除市街外,市郊一片平坦,毫无隐蔽,地形上不具备游击战的条件,至于分守据点,事实上也有困难。88师已先后补充了六次,目前部队新兵多达七八成。全师统一,对新兵且战且训,在实战中锻炼其战技,在各级军官层层节制的掌握以及老兵带头下,尚可保持战斗体系。一旦化整为零,开展游击,各自为战,则维系力顿告消失。在战斗体系解体、联系隔断、粮弹不继、缺乏统一指挥的状态下,很容易被日军各个击破。”

孙元良听后,深深点了点头,他不能不承认,谢晋元这番话说得极有道理。作为师长,当初对于这样的部署,虽绝对服从,但觉得一颗心沉了一沉。多年戎马生涯所积累的军事经验告诉他,一个师分割成多股小部队,置于日军的重重包围之中,显然是势穷力蹙,无法作为。他踌躇一番,想发表自己的看法,但最终还是保持了沉默。他之所以没有袒露自己的担忧,主要怕落下88师惧死的口实,让人笑话,自取其辱。他最胆怯战的人,也时时鞭策自己绝不能怯战。军人的字典里,没有“怕死”这个词。而且,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正因为这样,他把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坚决地执行委员长的部署,将整个师豁了出去。可如今,谢晋元的话让他冷静了下来,他知道谢晋元绝不是胆小怯战的人,他这样说,完全是出于军事上的深谋远虑。他心里很明白,委员长所做出的部署,没有给88师留下一点退路,只是顾及政治上的考虑,而在军事上是犯了大忌。

孙元良来回踱了几步,问谢晋元:“晋元,你说得不错。其实,对这样的安排,我也有顾虑。刚才听你这么一说,我更觉得弊多利少。我们都是随时准备把命交给阎王爷的人,死固然不足惧,但要死得有价值,无谓的牺牲要避免。前面是一条河,明明不会游泳,也要跳下去,勇气是可嘉的,但做法不可取。如果既能渡河,又能不溺水,岂不更好?那么,你能不能说说,我们怎样来执行委员长的命令呢?”

“我的想法,委员长的部署意在政治,而不是军事。主要让九国公约会议对中日之战有个公论。”谢晋元不假思索地说,“既然如此,似乎不必硬性规定兵力多少,也不必拘泥何种方式,尽可授权部队,斟酌战场实际状况,来做适当的布置。”

“你能不能说得更具体些,我们究竟留多少兵力,在军事上采取何种方式?”

“依我所见,我们守防闸北,不管怎样布置,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不能有负委员长的期勉。”

“当然,这是一定的。”

“伸出手指,把巴掌张开来,不如捏紧一个拳头。我认为,只要选拔一支精锐部

队,大概三五百人的兵力,来固守一两个据点,也就够了。”

“三五百人?”孙元良吃惊地说,“这仅仅是一个营的兵力,这行吗?你是知道的,在战场上占了不少便宜的日本人会像饿狼扑向羊群那样扑过来的。这么少的人,能挡得住他们的进攻吗?”

“倭寇凶恶,路人皆知,尤其目前,他们在上海连连得手,气焰更炽。但我们守备闸北最后阵地的目的,不是和他们决一死战,而是让世人知晓,中国军队还在闸北抗击日本军队,上海市区还有阵地在中国军队手里。所以,留守部队不在于多少,而在于精。况且,兵力多是牺牲,兵力少也是牺牲,同时,守多数据点是守,择要守一两个据点也是守,意义完全相同,而我们 88 师不至于割成小块,在游击战中,像离群孤独的羊那样,被日本人一只只吞吃掉。目的能达到,88 师实力能保存,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谢晋元说到这里,脸上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容,看着边认真听他说边若有所思的师长孙元良,又继续说,“长官,如果你信得过我,把留守闸北的任务就交给我吧,这四行仓库就是我谢晋元的一个据点。我保证它是一颗日本人拔不掉的钉子。”

孙元良冷峻的脸上毫无表情,不看谢晋元一眼。他默默地坐了一会,霍然而起,走到谢晋元面前,紧紧握着谢晋元的手说:“我懂你的意思了。可事关重大,我得向顾副司令报告,让他取得委员长的训示。不过,你现在就去准备吧。”

统帅上海战区的第三战区副司令顾祝同很赞同 88 师新的部署,战局至此,中国军队撤退是明智之举,他也清楚,88 师孤军留守闸北等于以卵击石,羊入虎口。现在这个部署,是既保全 88 师又能在闸北保留最后一块阵地的两全之计。他费了很大的劲,在电话中说服蒋介石批准此策。他反复说明理由,蒋介石不耐烦了,说:“这件事你去决定吧,反正,在上海市区,我要中国士兵在那里和日本人打仗。至于是一个人,还是一千人、一万人,我就不管了。”

谢晋元就这样率部神不知鬼不觉地进驻了四行仓库。昨天这里还是 88 师的师部,可今天清晨起,就成了中国军队在闸北的最后一块阵地。坚守四行仓库的只有一个加强营的兵力,四百多人。为了迷惑敌人,谢晋元对外宣告八百人,这才有了“八百壮士”之说。

孙元良给了他最好的武器,每人装备一支中国仿造 G88 或 G98 式步枪,三百多发毛瑟子弹,两箱手榴弹,一顶德制头盔,一副防毒面具及食物袋。守军共装备 27 挺英国制造布伦式轻机枪,四挺水冷马克沁重机枪,还有八门德国造的迫击炮。以谢晋元所在的第 524 团第一营为基干,配备必要的特种兵。少校团附上官志标、少校营长杨瑞符为谢晋元的助手,他们都是师内有名的勇将。各连连长、排长也都是

勇敢善战的青年军官。

谢晋元对这支士气如虹的队伍非常满意,特别是上官志标、杨瑞符,不仅和他有多年的香火之情,而且都是文武双全、有勇有谋的黄埔生。他深知未来的几天里,他们会遇到最为残酷的恶战,这幢高大坚固的库房有可能会成为驻守在这里的官兵的生命绝地。因此,谢晋元不能允许“八百壮士”中,尤其是他身边的军官中出现临阵畏惧、贪生怕死的人。一旦出现这样的人,将会动摇整个部队的军心。而军心对于这支孤军来说,就像是一个人的脊梁,支撑着人的身体,更支撑着人的胆气。脊梁断裂了,一个人也就完了。同样,军心动摇了,部队也就垮了。

四行仓库是当时上海金城、盐业、中南、大陆四家银行堆放货物的仓库,所以叫四行仓库。它位于苏州河北岸、北西藏路西侧、乌镇路东,北接国庆路。仓库门前沿河的路叫光复路,左前方即为新垃圾桥<sup>①</sup>,南与公共租界隔苏州河相望。

这是一幢六层钢筋水泥大厦,坚不可摧,易守难攻。其实,孙元良把师部安置在这里时,日本人的情报组织早就探明,但苦于日本与英美还有外交关系,四行仓库毗邻租界,加上闸北为88师所控制,防空机枪火力密集,除了派飞机在仓库上空高高盘旋,不敢贸然俯冲和投弹,使得四行仓库在战火纷飞中安然无恙。

进驻四行仓库后,谢晋元和上官志标、杨瑞符带着侦察班侦查周围地形,并立即构筑阵地,对部队进行布防,第一连占领右翼西藏路阵地,第三连占领交通银行大楼一带左翼阵地,第二连担任四行仓库外围守备,机关枪连除以两挺机枪布置在四行仓库楼顶上担任防空外,其余分配在第一、三连阵地上。

由于四行仓库的正门太大,很容易遭敌突破。谢晋元发现仓库里堆积着装有大豆、小麦和羊皮的麻袋,这是最好不过的构建工事的材料。于是,一声令下,大门很快被这些胀鼓鼓的麻袋堵上。

这时,天色已大亮。日军很快察觉到88师已从闸北各阵地撤退,便组织兵力占领北站大楼和其他据点。午后一时许,日军开始向四行仓库逼近,和守卫四行仓库的谢晋元部交上了火。

日军想不通,88师从一个个据点弃防而退,唯独苏州河畔的这幢仓库在顽强地抵抗着。可以看出来,这是一支孤立无援的军队,人数不足一千,像汹涌潮水面前一道孤零零的堤岸,阻止着日军的进犯。他们既不像是被大部队遗弃的零星部队,也不像是来不及撤退留下来的士兵,他们本可以从容地借道租界扬长而去。不,他们是做好充分的准备扼守在这里,这是中国军队有意识地凭借四行仓库所构筑的闸北

<sup>①</sup> 新垃圾桥,现称上海西藏路桥。

最后一块阵地，一个难以攻克的堡垒。

可是，中国军队为何要这样做？他们想干什么？这支孤军的将领是谁？守备这座大海中的孤岛，对上海战局实在没有多大的意义，既然这样，中国军队为何要拼着命死守这幢空荡荡的库房呢？

日本人感到不可思议。但他们被激怒了，接二连三地组织一次又一次进攻。而四行仓库的中国守军依靠仓库的居高临下，以立体的无比猛烈的火网打得日本军队落荒而退，死伤无数，巨大密集的枪声、爆炸声响作一团，苏州河所有的船只早已仓皇离去，空阔的河面上空，弥漫着一股股浓黑的硝烟，像江南梅雨季节的阴霾，久久不得散去。

四行仓库守军这种异乎寻常、不惜一切代价的抵抗，使敏感的日本人感到这些中国军人绝不是在意气用事，而是有明确的战略意图。这进一步激起日本军队非要拿下四行仓库这个据点的狠劲，不管孙元良这头“闸北恶狼”葫芦里卖什么药，唯有攻下它，将这支孤军斩尽杀绝，才能解开一切谜团。于是，更多的日本兵嗷嗷叫着，向四行仓库扑来。飞机在四行仓库上空扫射，被屋顶的高射机枪一次次击退。有一架日本飞机的机翼被打穿了几个洞，拖着一缕浓烟慌忙逃走。日本人又出动坦克车，隆隆驶向四行仓库，刚露头，就遭遇到排山倒海般的射击，躲在它身后的日本兵像割韭菜似的成批倒下。四行仓库的墙壁上弹痕累累，千疮百孔，战斗到了白热化程度。

这场围绕四行仓库的攻防之战震动了上海租界，震动了整个上海。

谢晋元部勇猛沉着地力挫日军的猛攻，数以万计的市民冒着枪弹横飞的危险，涌到四行仓库一河之隔的苏州河南岸观战，山呼海啸般地为八百壮士助威。

李香梅就是随战地学生服务队来到这里的。到这里来的人，只有极个别是像隔河观火般来看热闹的，绝大多数都热血沸腾、激情澎湃，来为八百壮士助战的。要不是通往对岸的桥头有美英海军陆战队把守，许多人会不由分说地冲过去，拿起武器和四行仓库的守军一起战斗。

李香梅本来说好要和男友徐佳林在南京路上的惠罗百货公司大门口碰头的，但学校的学生组织一动员，她就毫不犹豫地参加了战地学生服务队。这支服务队都是由20岁左右的女学生组成，个个如花似玉、青春娇美，但此刻她们都神色凛然。李香梅早就把去百货公司的事忘得精光。她跟着队伍，戴着战地服务队的袖章，雄赳赳地朝苏州河奔来。范吟月举着一面国旗，赵雅丽举着战地服务队的队旗，走在队列的前面，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神情是严肃的，步履是坚定的，教会学校培养出

来的温文尔雅的淑女气质在此刻荡然无存。

离她们不远,几乎是跟随她们的,是一列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士兵,约有五六十人。队列前各有一个士兵举着星条旗和绣有双头鹰、利剑的军旗。梭镖般的旗杆头闪闪发光。美国士兵大多长得人高马大的,头戴草绿色的钢盔,身穿草绿色的军装,腰间束着子弹带和一把长长的匕首,扛着长枪,脚蹬着皮鞋,套着白色绑套,在擂得震天作响的战鼓声中,精神抖擞地向前迈着整齐的步伐,旌旗耀目,甲冑鲜明,军容极壮。对英美驻守上海的军队,上海市民是熟悉的,因为在中日战争爆发之前,这些美国、英国的大兵,时常行进在上海的主要街道上,例如静安寺路、南京路等等。驻守部队出行前,行人及车辆纷纷让道。驻守部队行进路线并不限于大马路大街道,有时也会在小街小巷穿行,甚至会快步奔跑,惊得沿途的住户纷纷关门闭窗。如若驻守部队一时兴起,还会将整条街道拦起,演练部队作冲锋状,呼啸而过。这些出入旁若无人的现象使得有些上海人看不惯,平时颇有怨言,徐佳林就在报纸上写文章抨击过这种如入无人之境的扰民之举。

但今天,沿街的行人纷纷向东沪女子学校的学生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夹道鼓掌、欢呼,因为大家知道,这些年轻漂亮的女学生是去声援八百壮士的,而美国驻防军,是开拔到苏州河边,严防日军侵犯租界。

李香梅从来没走过这么长的路,也没有这么快地走路,但她一点都不感到疲乏。已经是秋天了,酷暑早已结束,路边树木的树叶开始失去油亮的绿色,慢慢变得枯干起来,在秋风中飒飒作响。但李香梅在队伍中走得满头大汗,在众人敬佩和欣赏的目光注视下,她的心里充满着神圣的使命感和自豪感。

老远就听到“噼噼啪啪”的密集枪声,随着苏州河越来越远,变得越来越响,并夹杂着刺鼻的火药味。可以想象那里飞矢似雨的激烈程度。

队伍走到河边的马路,已看得见用铁丝网封锁的新垃圾桥了。这里最早是租界工部局的粪码头和垃圾码头,曾停泊过多艘装运粪便和垃圾的木船附近有一座木桥横跨苏州河,便得名为垃圾桥。后来木桥改为欧式的水门汀桥梁,名为新垃圾桥。由于河对岸低矮的民房和建筑都被谢晋元部队烧掉,或被连续进攻的日军摧毁掉,所以一河之隔的四行仓库显得更为突兀和高大,城堡般屹立在光复路河岸。

河这边人山人海,堆满了上海各界人士给四行仓库守军送来的食品、水果、罐头、药品和慰问信。苏州河南岸的各马路路口,各种物资堆积如山。河边挤满了前来声援的市民,涌动的人潮,就像黄浦江里的潮汐一样,向前推来又退回。人们常常不约而同地呼喊口号,或唱着抗日的歌曲,声音一浪高过一浪。有的还使劲挥动着国旗、代表各团体或单位的旗帜,以及用芦柴秆或小竹竿做的旗子,五彩缤纷的,声

援对岸死守四行仓库的中国军人。

李香梅和范吟月、赵雅丽硬挤到最前沿，她们清清楚楚地看到，几十名日本兵端着机枪、冲锋枪、步枪正在向四行仓库发起冲锋；从四行仓库各层中正吐着火舌的窗户和沉甸甸的沙包后面，可隐隐看到中国军人的身影。

李香梅是第一次看到真正的战争，而且战争竟离她那么近，近得让她感到不太真实，好像是一种幻觉，她掐一下肌肉紧绷的大腿，由于经常游泳，她的一双长长的大腿特别结实有力。大腿传来一阵彻骨的痛感，是真的，是真的在打仗，是中国军人以血肉之躯在抵挡着凶狠的日本兵的进攻。

她深深地被震撼了，被感动了，热辣辣的眼泪不可抑制地涌了上来，连她自己都没有想到，在一瞬间，竟会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娇小的范吟月奇怪地看着她，问：“香梅，你怎么哭起来了，你害怕了吗？”

“害怕？我不害怕，你怎么以为我是因为怕而掉眼泪的？不是的，我是因为感动，是因为中国军人太伟大了！”李香梅抹着脸上的泪水，吵架似的大声和范吟月争辩。

“你们看，四行仓库四周都是日本人的膏药旗，日本鬼子太嚣张了。”赵雅丽在旁边喊着，脸孔因为激动而涨得通红。李香梅寻声看去，果然见到在四行仓库周围的日本阵地上飘着三面太阳旗。这是代表邪恶和野蛮的旗帜，岂能容它们在我们的眼皮底下肆无忌惮地飘着？她心中突然升起一个念头：为了以正压邪，为了鼓舞上海市民和浴血奋战的中国将士，表现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四行仓库的屋顶必须有一面中国国旗。

她一把夺过范吟月手中举着的中华民国国旗，在范吟月、赵雅丽和其他同学惊异不解的眼光中，麻利地将旗杆上的国旗扯下来，披在自己身上，并在胸前牢牢地扎一个结。

“你要做啥？香梅，你到底要做啥？”范吟月急急地问她。

“我恨。”

“你恨什么？”

“我恨那膏药旗。为什么对岸只有小日本的旗，而没有我们的旗？你们说，这应该吗？”李香梅瞪着漂亮的大眼睛问道，眼圈又红了。未等范吟月、赵雅丽反应过来，她已朝河边奔去，然后一个猛子扎下去。范吟月、赵雅丽这才懂得，李香梅要游过苏州河，向坚守四行仓库的谢晋元部献旗。

李香梅划动着双臂，飞快地向对岸游去，披扎在肩上的国旗在水面上随着她的身子漂浮着，清楚地显出一轮白日和青天。

这时，战争处在这一轮和下一轮的间歇，枪声和爆炸声暂停，河对岸异常地安静下来，四行仓库的屋顶上，有一个军官模样的人用望远镜看着快速游过来的李香梅。

河这岸的人群也静了下来，屏气敛息地众目睽睽地注视着在河里游动自如，像一条大鱼般的直窜对岸的李香梅。大家显然都明白了她的意图，一边观察着对岸的动静，一边为她暗暗捏一把汗。

未等日军反应过来，李香梅已游到对岸，从仓库前的一个码头登上岸，迅速跑入四行仓库底楼。谢晋元已在东南角唯一的通道口等她，李香梅解下湿漉漉的国旗，双手捧着，递给浑身散发着硝烟气味的谢晋元。

“姑娘，你这样做太危险了。”

“请问，你是谢团附吗？”

“我就是。”

“别多说什么了，快升旗吧！”

谢晋元郑重地点头，吩咐准备升旗。他带着李香梅和十几名战士，出现在四行仓库的屋顶上，这里堆着沙包，架着机枪，有两个哨兵，时刻监视着日军的动静。

因为屋顶没有旗杆，临时用铅丝将两根竹竿捆扎成旗杆。谢晋元亲自将竹竿插进国旗的套缝里，牢牢地固定在仓库顶上的铁栏杆上。屋顶的风很大，国旗在风中飘扬着，猎猎作响。谢晋元抬头望着国旗，轮廓分明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他大喊一声“敬礼”！然后庄严地举手行军礼。四行仓库的守军都在自己堡垒里同时敬礼。李香梅恭恭敬敬地向国旗三鞠躬，然后肃立。没有音乐，没有仪式，只有几声冷枪，尖啸着从四行仓库上空飞掠而过。一群鸽子，这座城市的精灵，在天空盘旋，俯瞰着惊心动魄的战争和这一面国旗。这时，南岸的一万多民众顿时血脉贲张，泪流满面，欢呼声、呐喊声在苏州河上空久久回荡，高举的手臂就像一大片茂密的树林。

站在仓库屋顶的谢晋元又面向南岸，把手举到帽檐上敬礼。他久久没有放下手，这个黄埔四期生，参加过北伐的悍将哭了。他的壮士们无不泪眼婆娑。南岸所聚集的一万多人瞬间静了下来，纷纷脱帽鞠躬还礼。

礼毕，谢晋元望了下李香梅胸前的校徽，说道：“原来你还是个学生，想不到娇贵的上海小姐有这样的胆量。好，好样的。请告诉我你的名字，日后如有机会，我会去谢你的。”

李香梅将自己的姓名告诉谢晋元，望着他高大的身材，说：“谢团附，你不用谢我，我不过是做了一件应该做的事。该感谢的是坚守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全上海的中国人都从心里感激你们、崇敬你们。”

“李小姐，请你转告上海的百姓，四行仓库是我们八百战士报国尽忠之处。”谢晋

元一脸的坚毅，决绝地说，“我谢某是军人，不会讲话，只懂得不能辜负国家和蒋委员长重托，哪怕殉国，也在所不惜。”

谢晋元说完，带着李香梅参观仓库各处，只见门窗和各种工事除沙包之外，都就地利用仓库积存的整麻袋黄豆或麦子堆成，看上去十分坚固。但负伤的战士们因为没有药品，躺在地上痛苦地呻吟。干粮一时供不上，战士们只能以生麦子和生黄豆充饥。李香梅见状，心里十分难受，流下泪来。她向谢晋元要求留下来替他们服务，还可以设法让她的同学过来，战地服务队就应该到战地服务嘛，岂能总是隔河观火，干喊几声？还有，堆积在马路口的药品、食品等物资也要设法运过来。

“不行，李小姐，我领情了。你必须离开，这里太危险了。”谢晋元坚决地说，“当然，若能送一点药品、干粮过来，这是最好的了，如果为难，万万不能妄动。”说到这里，谢晋元让副官取过一只牛皮挂包，从包里取出一支小巧的手枪，手枪的发蓝闪着光，枪柄两面镶着象牙。

谢晋元拿着手枪对李香梅说：“这是我从一个日本大佐那里缴获的，杀伤力不大。但毕竟是一支枪，近距离也能打死人，我送给李小姐了，留个纪念。”

这时，副官插话说：“这枪好使，打开保险，拉开枪栓，扳动枪机就行了。枪里有五颗子弹，用完了就没有了，你可要爱惜点，不要用它去打麻雀。”说着，接过谢晋元手中的这支漂亮精致的手枪，比划给李香梅看，然后连枪带套用一块油布包好，塞到李香梅手里。

李香梅将油布塞在怀里，还想对谢晋元说什么，谢晋元硬是把她推出通道，大声说：“趁小日本还没有发起新的进攻，你马上离开这里。快跳河，快！”

李香梅朝谢晋元弯腰一鞠躬，飞快穿过四行仓库门前的光复路，跃下苏州河，头上枪声大作，日军已发现了她。谢晋元立即下令开枪掩护李香梅。这时，一团团沉重的乌云压在上海上空，刮起了一阵阵大风，天色暗了下来，看来马上要下大雨了。

和四行仓库相望的苏州河南岸的街垒里，美国驻上海海军陆战队中士马赫在掩体背后，举着照相机拍照。他所在的队伍就是跟随东沪女子学校战务队差不多同时到达河岸防地的。刚才，李香梅渡河送旗，并和谢晋元一起在仓库顶上升旗，谢晋元及屋顶的守军行礼，河这边的中国人纷纷鞠躬等情景，都让他拍了下来。

日军在发现李香梅之际，又发起了新一轮进攻。一个日本指挥官率领几十个日本兵向四行仓库发起袭击，指挥官挥舞着指挥刀，狂叫着。还有几个日本兵朝河里游动的李香梅开枪。

马赫用脖子上的照相机拍了几张照，又举起手中的卡宾枪，瞄准了那个指挥官

开枪，几颗子弹射过去，日本指挥官应声倒地。美国海军陆战队二分队队长埃克森闻声过来斥责：英美是中立国，驻军司令司马莱特有令，没有得到允许，任何在这里警戒的英美军人都不能开枪。马赫满不在乎地耸耸肩膀，嘴里嘟囔了几句，放下了枪，举起了照相机，将镜头对准河里飞鱼般的李香梅。

乌云密布，天色晦暝，很大的雨滴一阵阵洒落下来。眼看就要到岸，突然，李香梅感到手臂上一阵热辣辣的灼痛——她中弹了，身体渐渐往下沉去。马赫在照相机镜头里看得一清二楚，心里一惊，不假思索地摘下相机，冲出掩体，纵身一跃，跳下河游到李香梅身边，将她救上岸边的码头。这时，范吟月、赵雅丽等李香梅的同学和众多的市民涌了上来。此时的李香梅脸色苍白，痛苦难耐。马赫喊着要大家让开路，推开范吟月、赵雅丽等几个手忙脚乱地协助，将李香梅驮在自己背上，疾步走到一辆军用吉普车前，不容置疑地喝道：“快开车，这位中国小姐受伤了，立即去营地医院。”

吉普车飞驰而去。大雨倾盆而下，范吟月、赵雅丽望着远去的吉普车心急如焚，不知所措。而对岸的四行仓库的阵地，正打得不可开交。

人堆里挤过来两个二十六七岁着西装的年轻人，脸上显出紧张的神情，拉着范吟月问：“范小姐，香梅出了什么事了？为什么由一个外国军人背着乘车去了？”

范吟月认出问她话的是李香梅的哥哥李丹沪，另一个姓龚，是上海一个剧社的导演，也是个作家，在上海小有名气。她们在李香梅的家中见过李丹沪和这位龚导演几次，这两个男子有相似之处，着装考究而体面，谈吐幽默有学识。这给范吟月和赵雅丽留下很深的印象。范吟月几次羡慕地对李香梅说：“香梅，你们家不愧是江南书香门第，到了大上海，父亲哥哥都成了工厂主，仍旧往来无白丁，谈笑多鸿儒。”

香梅看到小巧玲珑的范吟月和体态丰腴的赵雅丽脸上有神往之色，猜到她们已为眼前的两个男子所动心，便暗暗地说：“我哥哥和龚先生还是王老五，而且是钻石王老五，你们如果有意思，我可以牵牵线。不要难为情，他们身后的女孩子可不少啊，你们可要捷足先登，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

“去，去，香梅，你想到哪里去了？这么急吼吼的，怕我们嫁不出去了。”范吟月快人快语地说。赵雅丽厚道地笑着，脸都红了。

虽然置身于已经相当开化的上海，男女之大防的樊篱已不存在，尤其到了高中三年级，女同学中私订终身的已不少，许多也有了来往密切的男友。但自由恋爱的风气依然受到中国式传统婚姻观的节制，女孩子的婚事更多地受到父母意愿的主宰。所以，三个同班同学加宿舍室友对这个话题没有深入下去，后来，上海的局势不稳，遭遇到从未有过的兵衅之灾，除了李香梅的生活里有了一个徐佳林，范吟月和赵雅丽暂时未考虑这方面的事情。三姐妹没有想到，这场战争使她们后来的生活发生

了巨大的改变,特别是李香梅。

范吟月对忧虑重重的李丹沪说:“李先生,你不知道吗?刚才,香梅游到河对岸,给谢晋元献旗去了。在游回来的时候,中了日本人的子弹,是一个美国兵跳到河里去救了她,现在可能是送医院去治疗。”

赵雅丽眼镜片后面的眼睛透着惊讶,她问:“这里的每个人都看到香梅的出乎意料的壮举了,谁都没有想到她会冒这个险,她好勇敢,好勇敢啊!可是,你怎么没有看到呢?你看,就是那面四行仓库屋顶上的国旗。”

在黑沉沉的四行仓库的屋顶,果然有一面国旗在风雨中飘动着、挣扎着。它飘得有些艰难,有时候整面旗帜都卷裹在旗杆上,但很快又舒展开来。由于浸透了水,风势稍弱,它会低垂下来,显得有些沉重。

“是的,我没有看到。但我和龚先生听说了,我没想到这个献旗的竟是香梅。刚才我们在乌镇路口的一幢房子里商量事情。过来时,远远看到一个外国军人背着香梅乘吉普车去了。”李丹沪因为焦急而说得有些啰唆,为此,他歉疚地看着妹妹的两个女同学,竟然不知道妹妹做了这般轰轰烈烈的事,他又指了指赵雅丽手中的“东沪女子中学战地服务队”的旗帜,继续说,“我还是看到这面旗帜才找到你们的。”

龚先生叫龚宇伟,这时,他比李丹沪显得冷静沉着,他劝慰李丹沪说:“丹沪,你别着急,我刚才看着香梅的样子,好像伤势并不重。请这两位小姐打听一下,香梅被送到哪家医院去了,我们办完这儿的事情,再去找她。”

李丹沪对范吟月、赵雅丽说:“拜托你们打听一下,好不好?”

没等赵雅丽、范吟月回答,东沪女子中学的一个女同学走过来说:“我刚才听街垒里一个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中尉说,李香梅被送营地医院去了,据说在跑马厅旁边。”

李丹沪和龚宇伟对视了一下,向范吟月、赵雅丽以及那位来报信的女同学道了声“谢谢”就匆匆离开了。

大雨滂沱,俄顷之间,如倾如注,白茫茫一片。四行仓库终于静寂下来,河岸边聚集的人群散去大半,显得空荡荡的。连街垒里海军陆战队的士兵也撤到附近的房子里去了。在狂风暴雨的掩护下,龚宇伟和李丹沪指挥十几个工人,将堆在街头的食品、药品搬运到河岸码头,又搬入几艘舢舨船上,船老大敏捷地用竹篙将船撑到对岸四行仓库前的码头。龚宇伟一挥手,一队士兵从通道里冲出来,以最快的速度,将食品、药品抢运到大楼内。李丹沪和龚宇伟登岸,通过狭狭的通道,来到四行仓库的底层,他俩向谢晋元作了自我介绍,说明是以上海职业界救亡协会、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上海海关战时服务团的名义送的慰问品。谢晋元感激地说:“太好了,你们送